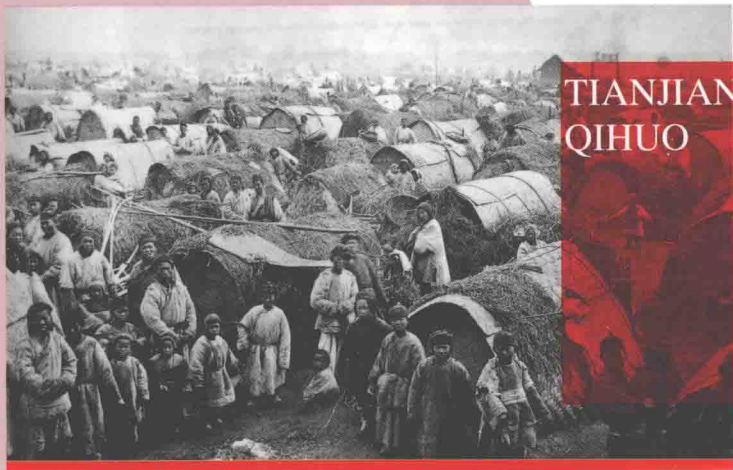


天降奇祸

夏明方 康沛竹◎主编

以二十世纪重大灾害为线索
探索灾荒的成因及社会影响

TIANJIANG
QIHUO



辛亥风潮——1910—1911年长江大水灾、

生死之搏——1910—1911年东北鼠疫、

泽国·火海——1915年珠江大水灾、

汪洋京畿——1917年海河大水灾、

北国浩劫——1920年华北大饥荒、

在山走动的地方——1920年甘肃大地震、

淮域悲歌——1921年淮河大水灾、

天降奇祸——1922年汕头风暴雨潮、

饿殍1000万——1928—1930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长江在咆哮——1931年江淮大水灾、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丛书

天降奇祸

夏明方 康沛竹 主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降奇祸 / 夏明方, 康沛竹主编. —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4.12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

ISBN 978-7-5087-4894-8

I. ①天… II. ①夏… ②康… III. ①灾害 - 历史 - 中国 - 1910~1931 IV. ①X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72659 号

丛 书 名: 中国百年灾害回眸

书 名: 天降奇祸

主 编: 夏明方 康沛竹

出 版 人: 浦善新

终 审 人: 张铁纲

责任编辑: 杨春岩 陈贵红

责任校对: 路 广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电 话: 编辑部: (010) 58124828

邮购部: (010) 58124845

销售部: (010) 58124829

传 真: (010) 58124870

网 址: www.shcbs.com.cn



中国社会出版社官方旗舰店

社会工作者考试教材唯一指定天猫店 THE ONLY DESIGNATED ONLINE BOOKSTORE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8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5.00元



目录

Contents

一 辛亥风潮

——1910 ~ 1911 年长江大水灾 / 001

患在长江 / 002

天之祸 / 003

官之厄 / 008

山雨欲来风满楼 / 012

二 生死之搏

——1910 ~ 1911 年东北鼠疫 / 015

鼠疫大流行 / 015

虎视眈眈的日俄侵略者 / 019

与瘟疫打交道的人 / 021

三 泽国·火海

——1915 年珠江大水灾 / 027

三江齐发 / 028

水火交融 / 032

画饼充饥 / 036

四 汪洋京畿

——1917 年海河大水灾 / 040

天人交迫 / 041

水灾惨状图 / 044

熊督办 / 048

五 北国浩劫

——1920 年华北大饥荒 / 054

噩梦今又来 / 054

饥荒众生相 / 057

军阀重开战 / 062

救荒新纪元 / 067

六 在山走动的地方

——1920 年甘肃大地震 / 073

长期受阻的灾情报道 / 074

神的脚印 / 076

山走了 / 079

震中区见闻 / 084

七 淮域悲歌

——1921 年淮河大水灾 / 087

大雨大灾 / 088

悲淮民 / 091

“复淮”“导淮” / 096

八 天降奇祸

——1922 年汕头风暴雨潮 / 101

灭顶之灾 / 101

渔村劫变 / 103

拳拳桑梓情 / 106

九 饿殍 1000 万

——1928 ~ 1930 年西北、华北大饥荒 / 108

西北“活地狱” / 109

平原荒象 / 116

游民、匪患与兵燹 / 125

十 长江在咆哮

——1931 年江淮大水灾 / 136

都市巨浸 / 137

江村洪波劫 / 143

淮河怨 / 147

国民政府水灾救济真相 / 152

一 辛亥风潮

——1910 ~ 1911 年长江大水灾

在中国历史上，似乎存在着这么一个怪圈：大抵在每个王朝的末世，总会出现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饥荒和瘟疫，由此引发的饥民起义和社会动荡往往成为这个王朝的天命终结者。

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在 20 世纪初的覆灭，与此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有本质的不同，由灾害、饥荒促成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荡，在改朝换代的舞台上显然已不再充当历史的主角。虽然如此，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密切关联毕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发生的作为辛亥革命直接诱因之一的自然灾害，既不是黄河为患，也不是北方的大旱灾，而是长江水灾，是辛亥革命前夕长江流域连续数年出现的严重水灾。这实际上也意味着一个新

的灾害时期的到来。

患在长江

众所周知，自从长江流域逐步取代黄河流域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中心后，中国的区域政治格局愈发显示出惊人的南北差异，经济上绝对富庶和政治上相对平静的长江流域与经济上一蹶不振和政治上动乱不已的黄河流域，在唐宋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始终形成鲜明的对照。每一个新崛起的王朝统治者都把夺取、控守和开发江南视为存亡攸关的最基本的国策，并依靠暴戾无度的隋炀帝下令开凿的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吸纳肥沃的长江流域的资源”。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江南的富庶不仅为本区域的政治系统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支持，而且也成为后半期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周期不断拉长的重要基础。

时过境迁，历史终于在清代让享尽江南之利的封建统治者尝到了来自长江流域的苦果。这一结果并不奇怪。因为长江流域的富庶是建立在长江流域的经济大开发的基础上的，而这种经济开发又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开发者带来无尽利源的同时，也在不知不

觉之中给整个生态环境带来了愈益巨大的破坏。有清以来，在经济繁荣中人口急剧地增长使人、地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因而不得不开发一切可以利用的土地。于是，从长江上游到下游，大量丘陵与低地被开发出来，就连湖泊湿地也被围垦，保持水土的植被被破坏，原来用于泄洪的天然渠道被堵塞，创造了富庶的长江要索回它的损失，其结果便是连绵不断的长江水灾。

事实上，在历代王朝中，还没有哪一个比清王朝更加注重江南地区的水利建设了，但官民的努力终究阻遏不住生态环境全面恶化之逆流。大约在嘉道年间，亦即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之际，长江流域亦“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短短数十年间，长江即从“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一变而为“几与河防同患”。

历史进入 20 世纪，有关长江流域水灾的记录依然不绝于书。

天之祸

1906 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六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几

一

辛亥
风潮

乎无一例外地遭到洪水灾害的袭击。湖南省则发生了“二百余年所未有”的水灾。从2月到5月，连续三四个的大雨使长江、湘江同时暴涨，衡州、永州、常德、长沙四府积水横决，沿岸纵横上下数百里间，汪洋一片，长沙一带淹死不下3万人，数十万灾民冻馁交侵，四乡乞食。安徽的灾情也很严重，尤其是皖北的凤阳、颍州、泗州等地，山洪暴发，平地水深数尺，“上下千余里，尽成泽国”。由于长江上游湘、汉之水建瓴下注，8月间又淫雨为灾，江苏全省八府一州共61个州县低处田庐悉遭淹没，各处灾民不下二三百万。

1909年，稍见平静的长江再一次澎湃了起来。大水冲溃湖北公安县长400余丈的护堤，江水直灌洞庭湖，濒临洞庭湖各县的围堤纷纷溃决，全省“非赈不能存活”的灾民多达百余万人。湖北的水灾则延袤六府一州，在武昌、汉口，水灌入城，部分街道积水数尺，居住在汉口后城外济生堂一带的万余家棚户，“既无地可以迁徙，又难以高搭水阁，惟有终日淹没水中，听天由命而已”。

但是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10年，又一场严重水灾袭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湖北受灾28州县，江西14州县，浙江三四十州县。安徽省更是

江淮并涨，南北皆水。在皖南，排山倒海似的洪水冲垮了宣城、南陵的城墙，连南陵通往宁国府的道路也被阻断。据驿卒说，平日里高约丈余的一凡桥，也只剩桥头在水面上了。在皖北，宿县、灵璧、怀远、蒙城、涡阳等几乎是全县受灾。当时帮助赈灾的传教士罗炳生在报告中写道：

此次皖北百姓，多言今年灾况为历史上所罕见，以今年夏秋之交之暴雨，实为历史记载中所罕见，故秋禾全数悉被淹没，核其面积约占 7000 英方里（18130 平方公里）之广，人民被灾而无衣食者，约有 200 万。近数月来，死亡之惨，日甚一日。

据统计，安徽全境 60 个州县中有 56 个在洪水中挣扎。

湖南全省奇灾迭现。这年初夏以后，先是天寒地冻，继而暴雨狂风。当年 6 月 1 日的《大公报》报道说：

湘省自前月二十四日起，天气奇冷，与隆冬无异，是夜竟降冰雹。本月初四、五两日夜，雷电大雨，继以暴风，初六清晨水结成冰，田园蔬果，概被损伤。刻下河水陡涨三丈余，已至城

外，倘再阴雨，则城内则不免水灾矣。常德水势因朗江水势陡涨，下南门现已封闭，市面冷落异常。沅江、龙阳、湘阴各县属滨河而居者，此次天雨不止，河水陡至，屋宇概成泽国，牲畜器皿无一存者，死者至数百人。湘潭县连日狂风暴雨，继以冻雪，四乡秧苗均已打损十成之八，非再行下种不可。但夏令而有此朔风冻雪，真奇灾也。

1911年（宣统三年），又发生了面积更大、灾情更重的水灾，灾区几乎包括了沿江一带所有主要省份。

首先是湖北，于6、7月间风狂雨骤，襄水陡涨二丈余，一下子将上年坍塌后费时近半年才新筑成的大堤冲决130余丈，附近州县一片汪洋，人烟断绝。武昌临江的工厂，汉阳的兵工厂、铁厂、炮船厂以及汉口的租界等，都遭洪水淹没。

湖南自春至夏，雨多晴少，夏末又暴雨连朝，造成湖、江水势骤涨，水淹长沙、常德、岳州等府属地方，“灾区之广，为从来所未有”，最低处水深丈余，较高处水深亦六七尺不等。各地禾稼被淹，房屋倒塌，人畜漂流，损失惨重。

由于湘鄂洪水暴涨，沿江之水陡长一丈数尺，江西浔阳、九江一带田禾多被淹没。入夏后又连日淫

雨，南昌、鄱阳等地平地水深数尺，街道行船；余干县境，水位高达二丈有余；抚州、瑞州等地低洼之田，禾稻被淹十之五六。

安徽因上年已是大灾之年，所以春荒极其严重，仅宿州一地，即有灾民 27 万余口。抵夏后，又大雨时行，江潮暴发，滨江沿河各属，村镇倾圮，庐舍漂荡。特别是长江之滨的无为州，上下九连各圩一片汪洋，水面高及树巅，村落庐舍尽在水中，无数灾民露饿待毙。皖北涡、蒙、灵、宿等县遭灾极重，往往数十里炊烟断绝。直至 8 月底，长江沿岸还发生了一场暴风雨，铜陵、庐州、宿松等 10 余州县不少圩地被冲塌，淹没农田总计不下 170 余万亩。

位于长江末端的江苏省，灾情与安徽不相上下，一方面江潮涌涨，一方面暴雨不绝，全省各地洪水泛滥。南京城内高处水深没胫，洼处过腹及胸，“行人绝迹，商店闭门停市，萧条景象，目不忍睹，间有小舟来往，装运行人以达干土”。

墙倒屋塌，田禾尽淹，牲畜财物漂流不知去向，无数人口葬身水底，更严重的是，成千上万无家可归、无衣无食的下层民众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灾民所过之处，草根树皮皆尽，能吃的要吃，不能吃的也要吃，终于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

张廷骧的《不复远斋见闻杂志》描画了一幅苏皖灾荒惨绝人寰的图景：

宣统三年春，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颍等属，因屡被水灾，闾阎困苦，惨不忍闻。灾民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已半载于兹矣。自去秋至今，饥毙人数多时每日至五六千人；自秋徂春至二月底，江皖二十余州县灾民三百万人，已饿死者约七八十万人，奄奄待毙者约四五十万人。饿民至饥不能忍之际，酿成吃人肉之惨剧，数万之饥丐，寻觅倒卧路旁将死未气绝之人，拉至土坑内，刮其臂腿臀肉，上架泥锅，窃棺板为柴，杂以茗糠，群聚大嚼，日以为常。

即便是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那些流亡而来的灾民，境遇同样凄惨。他们往往横卧街巷，一任风吹雨淋，冻饿而死的，每天多达数十人。

官之厄

就洪水泛滥的程度而言，发生于辛亥前夕的长江洪灾，不论是强度还是规模，在长江水灾史上都不占

有突出的位置，但是造成的人口损失却毫无疑问地属于近代以来最惨重的一次。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早在 19 世纪末，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对当时灾荒的社会政治根源作了最鲜明而深刻的阐述。他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一文中指出：

中国所有一切的灾难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普遍的又是有系统地贪污。这种贪污是产生饥荒、水灾、疫病的主要原因。

他进而强调说：

官吏贪污和疫病、粮食缺乏、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间的关系，可能不是明显的，但是它很实在，确有因果关系。这些事情绝不是中国的自然状况或气候性质的产物，也不是群众懒惰和无知的后果。坚持这说法，绝不过分。这些事情主要是官吏贪污的结果。

正如当代的一位著名的灾荒史专家所指出的，在孙中山以前，中国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一个人以如此敏

锐的目光、如此深邃的思维和如此清晰的语言来分析和说明灾荒问题。而随后发生的长江水灾又为孙中山的这个说法提供了具体的例证。1910年《民报》刊载《论革命之趋势》一文，揭露了江北及其他各地赈灾过程中某些封疆大吏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黑幕：

江北巨灾，集赈款五百万，虏帅端方侵蚀300万，又虑饥民为变，遣军队弹压之，示以稍反侧则立尽，于是饥民皆枕藉就死，无敢有蠢动者。陕甘旱荒，至人相食，虏帅升允漠然不顾，十室九空，积尸成疫。

同盟会会员和南社发起人高旭，愤激之中挥毫写下了《甘肃大旱灾感赋》，其中的一首是这样的：

天灾厄于前，官复厄于后。
 贪官与污吏，无地而蔑有。
 歌舞太平年，粉饰相沿久。
 匿灾更不报，谬冀功不朽。
 一人果肥矣，其奈万家瘦！
 官心狠豺狼，民命贱鸡狗。
 屠之复戮之，逆来须顺受。